

十八家集

包身工

夏衍等著



明啟書局印行

八十家佳作集之四

包身工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主 編 者 施 若 霖

出 版 者 新 流 書 店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四 馬 路 中 市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八〇家佳作集序

施若霖

近幾年來的中國社會正在很激急地變動着，牠比以前更轉化得厲害；半殖民地國家的一切情形真是非常錯綜，外來的和內在的矛盾一起在交會着，牠應該往那裏走呢？牠要努力地掙扎着，擺脫眼前的慘酷的命運，而大眾的行進也是適應着歷史的階段有着正確的路針。這裏，作為記錄這個偉大的過程的自有「歷史」來担当任務，然而橫剖面的更清晰而凸出的一切的現象：大眾的動態，特殊階層的特性，魔鬼的壓迫與嘲笑，奴隸的呼號和吶喊，中間者的悲哀及顛覆……這些在一利那的場合要給誰來保留呢？無疑地是文藝。

文藝作家們在他們底筆下是刻劃了一切，這正是歷史的豐富的產物。茅盾說：「文藝作家研究觀察的對象當然是社會現象，道和社會科學家相同的，不過社會科學家把那些現象比較分析，達到了結論；文藝作家們都是從活生生的人身上——從他們互相的關係上，看明了某種現象，用藝術手段來說明牠，如果作家有的是正確的眼光，深入的眼光，則他雖不作結論而結論自在其中了。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傑作常常是社會科學家研究時的好資料。」

中國的文藝作家們已開始擔負起他們底偉大的任務來了，他們說明了半殖民地上一切複雜的社會現象，給予一個很正確的解答。他們說現階段是黑暗的世界，一切都在痛苦之中，但目今正是「子夜」，光明的明天就要來的，它會給人們消除了黑暗；他們指出了一羣的戰士在努力在堅毅地奮鬥着，創造民族的解放；他們更判決了魔鬼最後的淒落，結果牠是毀滅。

有些人喊着：現在中國的文藝作家們的努力總還不够，為什麼偉大的作品依舊沒有產生呢？不容否認，中國偉大的作品是在產生中，在這劃時代的轉動期裏不易寫出是事實；在血的交流中燦爛的花自然不會很快地開放，但這血正是培養

的最好的肥料，若干時期以後交流的故道中一定有着奇花異葩，會結出最碩大的文藝之果來。尼羅河的泛濫正是文化發揚的基礎，克羅斯達的呼喊正是新的開展的先聲。在這裏，我們雖然沒有鴻篇鉅製，卻有一「子夜」，「八月的鄉村」，「日出」等等的里程碑了；然而在這過程中也有好些細小的指路牌放在各處，這些雖然不能與碑碣同論，卻無疑地也可以表示這路徑的趨向。不過它們是太瑣碎了，散漫了，有時人家走過去很多會忽略它們底存在和作用的。那末收集這些東西也可以算是一種紀念罷。

因此不憚煩地收集了一百個的短篇結成了集子，用來紀念最近七年——一九三五年抗戰發動後的事物的片斷。當然滄海遺珠在所不免，這是在於編者底能力了。

我們在這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中可以看到賑米至徵兵，委員雖是中國底殘留的惡勢力在作祟，然而經過了火併以後，不用說包身工的契約要廢除了，妻的新生活和新生一樣是一種中間層，渣滓可是差半車麥楷和苟同志一班人不是在清償下產生出來的？固然在現在還有特別勳章之流，可也要請他們到第七個坑裏去。

在這裏所要證明的，因為「孤島」特殊的環境關係，有許多好文章竟不能插進去，真是遺憾得很。但大家是會感到這種編輯上的困難的。

我們編輯這部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的方法：首先是按照作家來分別次序，在之間顧到時間的先後，質量的平均；同各文的先後內容是被連繫着的，務使把握住氛圍氣，讀者因之不會有一種不調和的異樣的感覺；間也有把性質相同的分開一些的那是爲了特殊的關係。

這因爲要顧到時間的先後，所以我們沒有門戶之見祇要好，雖然無名作家也不顧，當然也不知什麼必須標榜名作家而把無名的放棄了。

編輯最近一年的創作（有一些並不是小說）爲了材料搜集上困難的關係的確費了很大的勞力的。以前在廣州漢口和現在在長沙重慶出版的刊物總算大部分是找到了；主要的如文藝陣地自由中國烽火文藝文藝七月戰地以及在孤

團聚		(三五九)		因倪
長壽		(三六四)		周黎
福羅斯基		(三七〇)		東平
無題		(三八二)		施蟄存
櫻花		(三九一)		三郎
一個謀殺親夫的婦人		(四〇六)		屈軼
介紹一位好官		(四一一)		江季子
妻的新生活		(四一八)		以仁
家		(四二五)		維特
劉長林		(四三四)		奚如
包身工		(四四九)		夏衍
第七個坑		(四六一)		羅烽

二十七 團聚

因倪

倒是一個晴明的日子，風可不小，一個勁兒的刮。商店門前高懸着的軟招牌，颼颼地響，不住的顫動，映在太陽光裏，變成無數的黑影子，在柏油路上跳舞。行人都縮着頭，有大衣的，手插進衣袋裏；沒有大衣的，也得把手縮進袖管裏頭去。腳步雖然顯得有點笨重，然而都很快，許是事忙，也許是想逃避這寒風，快一點回到那爐火熊熊的屋裏去。時間還早，偶然有一兩輛汽車載着一個兩個的貂皮領子，水獺帽子，呼呼地開過去，代這隆冬的都市增加了不少的尊嚴。

馬路的一端，在那快到河沿的地方，一個胡同又狹又長。胡同裏頭，一邊是一排人家的後門，另一邊却是一個公共廁所；廁所的進門處遮着一座高可及腰的短牆。早晨八點鐘前後是這裏的全盛時代，一個大個兒，尖鼻子的中年男子正在離門很近的小便池裏小便，却回過頭來向着一個從胡同外面格登格地走來的小老嫗兒，擠眉弄眼的說：

「噲，王媽，你家小奶奶回來了，大少爺……哈哈……怎麼樣啦？」

王媽有點臉紅：「缺德！看我來撕你的嘴……」

一家的後門崩的一聲開了又關了，並沒有真撕！正向廁所走裏去的幾個短衣男子和另一家後門口站着買白菜的女人都笑了。

大個兒一雙手撒着褲子，向胡同外走：「孤王酒醉桃花宮，韓素梅……」拍的一聲，坐在牆根下的兩個十來歲的破襠的小孩中的一個腦杓上着了一巴掌：「打不死的鬼崽！又找死啦……」韓素梅生來好貌容……大個兒出了胡同進了對街一家玻璃窗上寫着「清真回教」「各種蒸食」幾個紅字的小飯館裏去了。

被打的小孩且不顧疼，忙把兩手反插到背後去，死勁的按着放在他自己和牆中間的一個破麻布口袋，直看着大個兒

出了胡同，才敢放手。

「……真的，住兒，你爸爸瘋了？……你媽媽……和……」

「你媽媽和孫玉才××。」住兒不等那個光葫蘆頭小孩說完，搶着說。

「爸爸許，是真瘋了，做出那樣的事來。」住兒心裏想。他記起那天晚上，媽媽回家，告訴爸爸她快升做管工了，可是爸爸和媽媽都不高興，接着又聽他們談到媽媽廠裏的丁頭孫伯伯，媽媽氣得不言語，爸爸只是罵。看光景媽媽罵的並不是氣爸爸，爸爸罵的也好像不是媽媽。住兒問比他長一歲的姐姐，她也不知到底是怎麼回事。第二天，媽媽回家很晚，一見到爸爸就哭，直哭了一夜，爸爸也一夜沒有睡，像煞神附了體，通紅的眼珠只向自己瞪，姐姐被打了一拳，直哭得好半天轉不過氣來。天剛黎明，爸爸就出去了，媽媽拉他，被爸爸一推，摔倒在地上，急得只是哭。

以後的事，住兒越想越覺得奇怪。媽媽從那天就病倒了，直到現在沒有能起床。爸爸呢？始終沒有回，聽人說爸爸要殺孫伯伯，被抓去坐牢了，可是孫伯伯並沒有死，前天還看見他。頭上到是紮了一塊白布。爸爸為什麼要殺孫伯伯？住兒真想不到。他只記得那天，他和媽媽同工廠的那個王姑姑家去借錢買小米，代媽媽煮粥，路上碰到街坊家的孩子，他們向他說：

「你媽媽和孫玉才××。」住兒不信，可是爸爸到底為什麼殺孫伯伯？真透着奇怪！

「聽呀，住兒來了！」光葫蘆頭的小孩推了住兒一下，他正在一面低了頭想爸爸和孫伯伯的事，一面一隻手伸進那隻已經張了嘴的破鞋裏面去捏腳指頭，被光葫蘆頭一推，嚇了一跳，正想回他那一拳，忽然聽到「轆轤」的聲音從胡同口過去。住兒一躍，跳了出去，光葫蘆頭移了一移，坐在住兒原坐的地方，代他的伙伴守着藏袋。

住兒跑出了胡同，却放慢了脚步，一輛大車正從他面前走過，左右搖擺不定，上面滿是大塊的煤，映在太陽下面，烏油油地發光。車沿上坐着一個和煤一樣黑的漢子，假如不是他的嘴唇紅得怕人，住兒幾乎把他當作一塊巨大的煤。主，記改單

動的時候，用一個輕快的姿勢，攪了那塊煤，拔步便跑；跑了幾步，沒有人追來，那個煤車上的漢子正從懷裏摸出半節烟捲往那通紅的嘴裏塞。他站住了，把煤藏到破爛的衣服下，故意慢慢地走進胡同裏去，心却不住地跳。將進胡同的時候，又向兩邊張一張——在煤沒有放進蘆袋之前，總是沒有脫離危險時期的。

住兒坐下來，打開蘆袋，且不把偷來的煤放進，先把裏面的幾塊拿出來瞧了瞧，然後再連同那塊剛偷來的一齊放了進去。他心裏想：這幾塊足夠向他家隔壁那個小舖子裏的掌櫃換幾個錢，除去買點小米，還可再代媽媽買點藥，他滿意了。

「够了，够了，走吧！」光葫蘆頭催着住兒走，但他不願走，他想起媽媽躲在那破到像一張魚網的棉絮裏，冷得不住地打哆嗦的樣子，和姐姐的兩隻因為糊洋火盒子凍得又紅又硬的手。他不走，他希望再偷得一塊剛才那塊差不多大小的煤，回去在那個破瓦盆裏代媽媽和姐姐擺盆火，暖和暖和！

「走吧，走吧！」光葫蘆頭見他不理，代他拿起蘆袋便走。住兒見了一手來搶蘆袋，一手却去推他。光葫蘆頭一個不留心，摔倒了，幾塊煤接着也從蘆袋裏跌了出來。住兒急了，跳過去，騎在他身上，像打馬一般，在他屁股上致命的打了幾拳。光葫蘆頭一個翻身，住兒坐不穩，向旁一歪，光葫蘆頭乘勢爬起來，向着胡同外便跑：「住兒，媽媽和孫玉才××，哈哈！」一溜烟地跑了。

住兒追了出去，光葫蘆頭已經不見，却好對街的一個胡同口上停了一輛沒有人看守的煤車。住兒看了心只跳，三腳兩步的縮進胡同，忙把地下的煤收進蘆袋裏，再將蘆袋放在緊靠胡同口的牆角裏去，重又走出去，大車上的煤一塊一塊的都變成了一盆一盆的紅火，火裏頭有人向他招手：這是他姐姐又紅又硬的手。他小心地走到大車旁邊，照規矩兩邊張望一下，兩隻手剛要向一塊四方的煤伸去：

「哩哩！」聲音在他背後，他慌了，忙回過頭來，一個戴着風帽的老頭向他搖搖頭，慢吞吞地走進胡同去了。住兒出了一身汗，心跳得利害，但手也不由自主的來得更快。他兩手捧起了那塊方煤——牠似乎由方而圓，變成了一團紅得透明的火，

住兒從心底升起一股熱氣——他大着膽，捧起煤，拔步想跑。陡然，咚的一聲，脊樑上響了一個雷，眼睛一黑，手一鬆，煤塊落在地上，他彎了腰，仰起臉來，轉向背後：一張紅得怕人的嘴。

「小王八蛋，又是你，你要我的命……掙的錢還不够賠呢……我也要你的命……」咚！住兒背上又是一聲響。

「這小王八蛋，該挨揍！」

「好了，好了，這兩下够他受的了，放了他吧！反正沒偷到。」

「好傢伙……快……快說兩句好話吧！」

「……………」

「……………」

住兒彎着腰不敢抬頭，只覺得他現在已經在一個密密的人圈的中心——

「沒有拿，沒有拿……」住兒彎着腰說。

「『沒有拿……』這小傢伙，還是你呀？好好，不吃點苦也不知道厲害！」住兒腿上拍的着了一下，火辣辣地，不大像疼，

腿一彎，跪下了，抬起頭來一看：一根木棍在他頭上飛舞。

「起來走……不走……起來呀走！」巡警提着住兒，分開人羣走了。

住兒不想走，但那棍子逼着他走。他想到媽媽，今天又得餓一天了，他想到胡同口的幾塊煤，他後悔不該把光葫蘆頭趕走，不然他一定會代他送到他家有去。他想到姐姐，她每天糊洋火盒子掙的錢不够給積欠的房錢，房東每天逼着要，整數拿不到，銅子三十二十的拿着走，前天房東對媽媽說，三天後再不交齊，就要把媽媽抓進去。他想到這裏，大步的跟着警察向前走，他想，到了牢裏，不但會見到爸爸，一定也會見到媽媽。他想到姐姐，一個人在家裏，太可憐了，但他相信，爸爸被抓去了，自己被

天漸漸的黑了下來，寒風在怒號，大個兒，尖鼻子的男子一面一隻手撒着褲子，一面往胡同外走：

「孤王酒醉桃花宮，韓素梅生來好貌容……」小飯館裏的燈光從玻璃窗裏射到馬路上，胡同口黑暗的牆角裏，一個蘇布口袋靜靜的立着。

二十八 長壽

周黎

秋天。一

愁。

那正是我失業返鄉後不久，村前圓隆崗上的幾個株古樹又染上紅的色彩，因為那裏很恬靜，所以我常踱到那邊去解愁。

對於家，我是诅咒着，因為他太寂寞，寂寞得像一樽死水。

「一點好歹都不曉得，好好的飯碗摔掉了！不爭氣的畜生！」

我知道父親又在生氣，就忙出了後門向圓隆崗跑去，我的眼里含了一眶淚。

太陽像一隻溫熱的熨斗從我的頭上到脚下，它在慢慢的熨着，我的憤恨和悲哀，也都跟着它漸漸消失了！

關於這次失業，我自家認為是一幕勝利的喜劇，可是父親却像永遠不肯原諒我一樣。

我自小在小學裏讀書，名字叫李長壽，父親說這名字很吉利，可以無病無災的過到老；同學們也都趕着我叫長壽，都和我好，所以那時快活。誰知到十五歲那年，父親不許再上學了，把我送到城里去做學徒，從那時起我就做了生活的奴隸；我在那店里一共過了五個年頭，後來又被薦進一家百貨商店，月薪三塊錢，老闆是一個大肚皮，具有適中體質的五十歲的人，皮氣壞得真可以。

誰個老闆不是向我們伙計欺騙，不是在高壓着我們呢？每月照例我們是月底付薪水，那天我剛向他張開口，他就說了

「你們這些小伙子真沒有良心，真是只配死的東西！」

「什麼話？你是什麼話，我要付出我自家的工錢！」

「哼！工錢？這年頭有碗飯給你吃已經好了；還要什麼工錢？我不用你，你還不是餓死嗎？」他大聲的指着我說：「你該曉得好歹！你知道這是什麼年頭？多少人沒有飯吃？許多人不要工錢求我留下他們，我都不肯，我原是可憐你噢！誰知道你是個可憐不得的豬狗！」

聽了他的話，我氣極了；我的血沸騰着，手顫抖着；我大聲的罵他老畜生，老豬，不講理的東西；後來我們扭打起來。

鄰近的人拖開我們，替我們公判一下，我在店里到底拿到三塊錢，可是我的行李却給老豬狗摔到街上來。沒有法子，我只好別了一班朋友，帶着行李回家。

我認為那是勝利，永遠的勝利。

笑着。買了點零星東西回到家，三塊錢也已用完，當我跨進家門的時候，我已知道必有一些可怕的事發生，可是我仍得意的笑着。

見到父親，他刻板着臉，我將要訴說我的不得已的苦處，却不防他走過來給我一掌。

「沒臉的畜生，滾！我不要你進我的門，快給我滾！」他一面罵，一面用力的捶打我。我大聲號着，母親從後面奔出來。

「他已經在外面吃了苦，不要再打他了！」母親的眼裏流下淚來。

父親聽見她的話，坐下來嘆一口氣，他的眼裏也充滿了淚。

「接連過了兩個荒年，東西又不值錢！你還這樣不爭氣，唉！不爭氣的東西！」

自從那天起，我每天在家憂愁，父親老是會發怒，發怒的咒罵我，母親只是流淚。

我想：這是誰的罪過呢？

太陽漸漸的往西沉，圓隆崗上不見了光輝，黑暗又緊緊的攏來。我慢慢的從地上爬起來，抹掉眼淚走回去。

「不爭氣，不曉得一點事務！畜生！」

父親坐在屋角里抽着烟，瞧見我走進門來就罵，母親聽見從後面屋子裏忙走出來，坐在靠牆的椅子上。

「別老罵他了！他難道是有意丟掉生計嗎？」

父親沉默着，在那裏搖着頭，抽着烟，烟管里「癡癡」的響。

二

我開始寫謀事的信向外投寄，可是都得不到消息回來。

我詛咒着，我願死在外面，不問什麼地方，只要外面有事做，什麼事也都可以，我將永遠不回來。

白天盼望到天黑，祈待的熱忱漸漸降低了，像一塊石子沉落在海底；於是我愛上了夜，夜越長越好，我願永遠在睡夢中昏睡。

「畜生！怪不得壞了生意，這樣的懶睡；不要臉的畜生！」

父親罵着出去了，我在被子裡流了好些淚，最後還是母親喊起我來。

什麼也不吃，臉也不洗，就跑到圓隆崗上去，我靜靜的躺着。

近來父親的情緒更壞了！一天到晚嘆氣，見了我就罵，有時更罵着母親。

季節，離冬天已近，從樹後面吹來一陣陣冷風，我差不多顫抖起來，我悲哀，憤恨，我像一個無依失伴的駱駝在渺茫

漠中找不到路。

迎着風走回來，母親像在等待我，她手里拿着一封信，站在門前，見了我忙高舉起手。

能從那裏面得着些什麼呢？自然只是失望的悲哀，母親不認識字，只看着我內斂色，並顫抖地說：

「暫且找不到事也好，你看你的身體較往年反瘦弱多了！還是在家修養一些時罷！」她接着吐了一口氣。我腦子里一陣暈眩，幾乎跌倒了。

日子不停的向前奔，我失業在家已經兩個多月，這些日子里，每天每一件事都給我以極深的印象，我能從那天起到現在，把這中間的每日生活情況，一件不遺的背出來；自然，我只是怪自家的眼淚太多，太沒有丈夫氣。

這一天父親到夜深才回來，嘴里咕嚕着和往常一樣的搖着頭，吁着氣。

「這樣才好，好好的生意胡鬧掉！好在老子有飯給你吃！」

母親不響，只憐憫的瞧着我。

「家里只有幾斗米了！借又沒處借；欠人家的債連利錢都還不起，今天替人家哀求了半天，才許我延挨到下月還清；你們想想下月又把什麼給人家？難道你們只在家吃飯就不煩一點心嗎？」

母親聽着，不禁嗚嗚的哭起來，父親到裏間屋子里睡覺去了！可是我知道他一夜都沒有睡着，我和母親兩人一直坐到天亮。

父親忽然把幾十年來從不離開的旱煙管用火燒掉？一天到晚在家生氣，漸漸的連飯也都不許我吃。

「我的飯沒有你白吃的畜生！」

「二十多歲的人，却坐在家吃現成飯！」

他罵着，我就賭氣不再吃家里一粒米，我想出走，苦沒有地方去；想死，又不願輕易的死。我只昏昏的睡在床上不起來，父親仍然一次次的咒罵着。

「我的床不是給你白睡的快滾！」

母親見勢這樣只是急得哭，她坐在床沿上想哄我起來吃飯，像哄小孩子，我不理，我昏昏的忍着飢餓睡了一天。

黃昏時候母親從外拿來一封信，她像抱着無限的希望，我知道是城里的友人寄來，忙展開來讀着，我又沉重的失望了！他告訴我謀事不易，他說：尤其是你，各家老闆都不願意要，他們都罵你，說你不該打東家；末了他叫我要耐心的等。可是我還能等下去嗎？

「怎麼說的，長壽！快點告訴我。」

「沒有望了！」我說；「可是我再也不能停留在家里。」

母親的淚像一串珠子，她默默的到里間去了。

一覺醒來大約已經夜深，母親坐在床沿上向着我。

「媽怎麼？怎麼你還不睡？」

「……………」

「媽！你在想些什麼？」

「我想是的，你出去住住也好；免得在家受氣！」

「……」我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母親回頭向里面望一眼，手顫抖着，顫抖的從袋子里掏出五塊錢，低聲地說：

「這里五塊錢，你先進城去住些日子罷！在外面散散心也好，如果外面不能住再回來，你爸總會同心的。」

「我怎麼能用你私自積蓄的錢，我不能的！」

母親不響，只是把錢向我袋子裏塞；窗子外面已經發白了！

我把行李略整理一下，輕輕的走到里間去；父親躺在床上咳了一通問道：

「誰！」

「我爸爸！我馬上要進城去，城裏已經找到事了！」

「……………」

「是的，是昨天來的信，我就要去！」

「唉，長壽外面天亮嗎？」

「早亮啦！」我一面答應着，就挑起行李奔出門去，我跨着大步走了！母親站在門口向着我，直到我瞧不見。

（太白二卷八期）

二十九 福羅斯基

東平

哥薩克村的堅固的堡壘——那高高的碉樓着火。

有一個遠遠地站在山堆上放哨的兵士說起初，那碉樓像發怒了一樣，四窗口伸出了紅炎炎的舌頭在舐着。隱約還可以聽見瘋狂地咆哮起來的聲音。一下子，什麼都絕望了，火的可怕的力量衝破了碉樓頂上的屋瓦，一條高高的火柱直插入雲霄裏去，那碉樓衰喪，無力地倒撞在地上，可悲地歎息着。

×軍的別動隊在火光下闖動着，像最利害的蛀蟲一樣，蛀穿了哥薩克村的每一條小巷，每一間房子，每一個角落。許多人給捉田蟹似的連串地細縛起來，再又無情地，殘暴地殺掉了，野蠻地發洩着巨深的怨仇和憤恨。

此外，毀壞了哥薩克村的城——固然這可不是真的城，只是一種較為堅固些的籬笆。

有一小隊不會降伏的保衛隊給逃脫了。哥薩克村的東面的森林裏有一條峻急的山溪，在那裏放哨的兵士沒有法子教耳朵再靈敏些，因嘗有那從高越下的溪水在震天動地的叫囂着。那一小隊給逃脫了的保衛隊是從這山溪渡過去的。他們敏捷地在極短的時間裏到達了相距有八九里左右的梅冷，報告了他們的警訊。

向哥薩克村方面開來的梅冷的應援隊伍，從離開梅冷還不到兩里的地方開始登山，也可以說是登着山前進。當然，他們想要便利於發覺×軍，就非讓×軍也便利地發覺他們不可了。

×軍的步調用不着紊亂，他們沿着那最靠緊山脚的一條小路向梅冷方面飛速進襲，從那山的脊樑上開下來的槍跟他們沒有關係，梅冷的應援隊的一路登山的戰術，一下子變成了愚笨，拙劣，簡直在任何一本兵書上都不會寫過的一樣。